

林语堂著：

大荒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印行

1058860

生活書店藏版

大荒集

移



1058860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上下兩冊實價壹圓捌角

上海震飛
路·生活書店發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收文 22 篇，写于 1927 年以后，是继《翦拂集》后出版的第二部文集。据生活书店 1934 年 6 月版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大 荒 集

林语堂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1/4

1985 年 4 月第一版 198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 117·1 定价 2.00 元

序

因為想把這五六年來的零篇文字集成一書，便為保存，所以想起集名。向來中國人的文集取名，都很雅緻，如同書齋的取名一樣，可以耐人尋味。因此想到已出的『剪拂集』，而以為此集命名，應該與上集集名意義稍微聯貫，才有意思。最初想到『草澤集』，『梁山集』，都覺得不當。因而想到『大荒集』這名詞，因為含意捉摸不定，不知如何解法，或是有許多解法，所以覺得很好。由草澤而逃入大荒中，大荒過後，是怎樣個山水景物，無從知道，但是好就在無人知道，就這樣走，走，走吧。

不過有一點，大荒旅行者與深林避世者不同。避世實在太清高了，其文逸，其詩仙，含有不吃人間煙火意味，而我尚未能。也許戈壁荒漠過去，就是深林，與木石交，與鹿豕遊，那末下一次文集便須以『深林集』或『鹿豕集』名，但也許過去正是新都的十字街頭，也是可能的。總而言之，在荒野中的人尚不知道。

在大荒中孤遊的人，也有特種意味，似乎是近於孤傲。但也不一定。我想只是性喜孤遊樂此不疲罷了。其佳趣在於我走我的路，一日或二三里或百里，無人干涉，不用計較，莫須商量。或是觀草蟲，察秋毫，或是看鳥跡，觀天象，都聽我自由。我行吾素，其中自有樂趣。而且在這種寂寞的孤遊中，是容易認識自己及認識宇宙與人生的。有時一人的轉變，就是在寂寞中思索出來，或患大病，或中途中暑，三日不省人事，或赴荒野，耶穌，保羅，盧梭……前例俱在。

吾生平讀書絕少，無論中外文學，都是這樣。因為不阿世好，所以也不趕着時行所尚的書。但是有時偶然得一好書，或發見一新作者，則歡喜無量，再讀三讀而獲益無窮。這就是孤遊者之快樂。但是我相信，凡讀書的人都應如此，必須得力於一家，不可泛覽，以致博學而無所成名。會子高於千夏，就在這一點。讀書應取其性情相近者而精讀之，才容易於見解思想上有所啓發，如此時久日漸，自然也可有成就。常人學與思，總是學佔大部分而思少，就是因為所學是趨時之學，不一定與自己思想能發

生活的關係。要多思不如少學，才不會精神浪費，但要如此，又非取孤遊辦法不可。樓樓皇皇，汲汲成名，人云亦云，是不足取的，我想從容的，慢慢的，如野遊般沿路讀來才好。像 Samuel Butler 那樣孤芳自賞的作家，是我所佩服的。

有人出書，是因為偶然先想到一個書名，覺得太好了，非出不可，然後去做書，有人是先做好了書，才想起書名，甚至屢次易名，如同家中的齊馨兒，先生出來，再給取名，却因為寵愛，連起三四個綽號，隨生隨滅，聽其自然，但也不覺得重複。名之來源，常人都不知道，有時做父母的也不知道。大半總是偶然呼出，覺得順口，音韻好聽，而有什麼極小事故的關係。大荒集，是先想出書名，屬於第一類的。今晨因想到這書名，覺得音韻甚好，義也可取，所以也把一時感想寫成一篇序。序既寫好，又感覺不得不趕緊搜羅舊作，編集起來，待看能合書名否？

這只能算是序書名，並非序書。至於書之內容皆係革命以後之作品。但料想已無「剪拂集」之坦白了。而且並非包括我革命以後的最好作品。最好的還是我遊歐一年

與我的小孩的通信，而那些通信的最好部分，並不是我寫的。

語堂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大荒集目錄

序

一

論現代批評的職務

一

機器與精神

九

中國文化之精神

一七

學風與教育

二六

讀書的藝術

三二

論讀書

三八

讀書階級的喫飯問題

四五

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

五〇

英文學習法

五六

大

荒

集

目錄

——生活書店版

舊文法之推翻與新文法之建造

八三

剪拂集序

八八

新的文評序言

九一

樵歌新跋

九八

冰壘從軍日記序

一〇一

西部前綫平靜無事序

一〇三

喫上帝的討論

一〇六

易卜生的情書

一一一

子見南子

一二〇

關於『子見南子』的文件

一四〇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一五五

薩天師語錄（五篇）

一五八

有不爲齋隨筆

讀蕭伯訥傳偶感

一七一

再談蕭伯訥

一七五

讀鄧肯自傳

一七九

談牛津

一八七

哥倫比亞大學及其他

一九一

論文上

一九七

論文下

二〇二

論現代批評的職務

(十九年正月三日在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講稿)

一 論學術思想道德文章四事不同

今日要與諸君商量的是思想界問題。古人稱人每並舉其學問思想道德文章，又有文人學士之分，明明把學問文章看爲兩件事，文人才子未必深懂經學訓詁，學者碩儒也未必善於詞章。大凡學者與文人賦稟不同，性趣各別，趨好實學的人，每每鄙夷詩詞小道；詩人墨客，又每每恃才放逸，不治章句，不肯窮年矻矻於古人的糟粕中做咀文嚼字的工夫。至能文章冠天下，而同時又蔚然成爲一代儒宗，非有卓絕的天才莫辦。一人要才、學、識、行四者兼備是很難的事。古人或以才勝，或以學長，或才學有餘而識行不足，歷史上我們看得很清楚的。比如漢朝的王充，是漢朝思想蕪雜虛靡

時代的一個獨立不移的批評家，他就不肯掉弄筆墨，雖然他的經學也許不及東漢的經師，但是他的識見，不能不爲我們所佩服。楊雄雖然才學並茂，但是他的識見及行爲，就有許多可笑地方。如馬融鄭玄何休服虔之流，只斤斤於章句之學，算是學者，文章便一無足道，而像司馬相如便是純粹的一個浮華綺麗的文人，其性行才華足爲後世文人的一個影子。至能像司馬遷以蓋世的史才，豐富的學識，兼有疏宕悲憤的文章，卓越治史的創見，著述流傳後世，已算爲絕世奇才了。推而至於後世的著作家，大概都可看出文人與學者骨格的不同，或互相傾軋非笑，如宋元佑時，道學先生的程伊川與澈底是一個文人的蘇東坡，一個爲崇政殿說書，一個爲翰林學士，兩人的互相嘲諷，足以代表文人學者之兩不相容。清初大師顧亭林也是恥爲文人，謝絕一切的應酬文學。自然一人不是絕對不能同時善於文章而兼爲學者，如清朝孔廣森張皋文，一長駢文，一長詞學，而都是同時治小學的專家。總之，一人的學術，思想，文章，道德四事，平常很容易分辨出來，這是論人時所不可不知的。我想王充分學者爲四種

是很好的：（一）儒生，（二）通人，（三）文人，（四）鴻儒。「儒生」能通一經，就是現代所謂專家 specialist，「通人」博覽古今，是現代所謂學者 scholar。「文人」能作上書奏記，是我們所謂文豪 writer，「鴻儒」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是我們所謂思想家 thinker。專家學博就成為通人，文豪造詣偉大高深時就成為思想家。

所以我們應該分學術思想道德文章四事，在此求學時期，尤不可偏重學術而忽視思想方面的問題，現代的大學教育制度，並不見得如何提倡思想，但是我們要明白大家求學，所求的却不在學問一事而已。我們要明白大學的宗旨，並不是教出一位有學問的人，因為這是四年中萬萬辦不到的事。我們所求於大學的畢業生，並不是一位頭問淵博的專家，只是一位知道學問的門徑，及有學問的旨趣，而最重要的還是一位頭腦清楚思路通達的人，對於普通文化事物，文學，美術，政治，歷史有相當批評的見解。我們也常看見學問上比較有成就的人，仍然見解冬烘，思路茅塞，幼稚的可笑，對於現代思想，現代政治，或現代文學，仍然懵懂，這就是有負於我們對於一般讀書

人的期望了。

二 中國文章之昌明與思想之饑荒

講到思想界方面，今日中國，正處在新陳代謝，中西交匯的時期，是一種極凌雜，極荒蕪的現象。所以現代的青年，正在鬧着思想界的饑荒，如在風雨晦冥之夕，走入迷徑，莫知適從。在我們的現代，無論文學，美術，思想，風俗，處處可以看見極矛盾的現象。在政治上，我們同時可以看見提唱建設蘇維埃政府的共產青年及極頑固的留辮子的前清遺老，還在思念已經剪辮子的皇帝。在思想上，我們可以看見國粹家在提倡中醫，太極拳，扶乩，祀孔，主張文言，復興孔教，曲解大學『平治』爲『平民政治』的真詮，同時也有思想比青年急進的老先鋒，大聲疾呼，主張無條件的接受西洋物質文明，主張白話，及廢除祀孔等。在文學上，我們仍然可以看見上海描寫黑幕捧場妓女的文豪，同時又有如雨後春筍的新文學家正在訴述他們震動的心絃及

幻滅的悲哀。所以現在青年一方聽見人家攻擊西洋的機器文明，一方又醉心歐美的文化；一方看見中國政治風俗的腐敗，一方又聽人家讚揚東方的道德；一方想要謀女子的自由解放，一方又聽人家稱讚『新思想舊道德』的女子，自然要徘徊歧路，失去思想界的重心，而陷於進退不安的狀況。

但是我已講過，思想與文章是兩件事，於一人如此，於一國也是如此。中國思想自周秦以後諸子之學中絕，久已陷於停滯狀況，實不僅到晚近百年才如此，不過在晚近因為與西洋文明接觸，益發顯見思想界之饑荒沉寂而已。但是思想雖然退化，文章倒底仍舊十分昌明。我想中國的精神文明實在就是正像一位浮華浪性的文人，真正的學業毫無成就，而於掉文弄墨，振翰擢藻一道，却做得十分出色，具有十分本領。有人說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道德文明，我都不敢相信，但是中國人做文章的本領，高出西洋人，恐怕沒人能夠否認。中國不但是文人會做文章，武人也會做文章，一般社會也是在文章上浪費無數的光陰與精神。你看武人要動起干戈，必先有『主張和平』

的通電，在下的要叛變，必先有『擁護中央』的宣言，在上的要窮兵黷武，也必先開一個裁兵會議。這種的槍花，是西洋武人所弄不來的，就是要做文章也做得不如我們武裝同志那樣圓滑周詳。所以中國的武人都是政客，而中國的政客都是文豪。其實不是武人如此，我們的紳商仕宦，都是文章老手，一般的社會行動，都是一大部分在做文章，都是深中我們儒教正名的遺毒。譬如土販奸商，必爲拒毒會委員；明明是一個煙土公賣，必想出很好的名詞，名爲禁煙捐；明明是一隻煙筒，在執照上偏偏要想出『戒煙儀器』的字樣。政府要取消民權，壓迫言論，也必大倡其民權主義。官僚要迫人下野，也必要一道『相約出洋』的把戲。你想這種文章，西洋人那裏做得來，又那裏會看得出呢？所以西人每每看不出中國政治的潮流，就是因爲未學過中國古文的緣故。於這種方面，日本記者就比較高明，因爲倒底日人比較懂得我們的文章。我們細想一下，我們社會生活上，無處不是在做這一類與風作浪烘雲托月的文章。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過去的精神文明是一種文人的文明，現在是中國思想衰落文章昌明的